

西域聞見錄卷六

西陲紀事本末下

布拉敦霍集占叛亡紀略

淺草文庫

和卓木墨特回子之世家也回地各城皆準噶爾之阿
拉巴圖歲納賦稅準噶爾以和卓木墨特族貴衆所尊
服使總理回地各城自其祖父以來住居葉爾羌爲準
噶爾辦理回務和卓木墨特多權術善收人心大城諸
回皆其心腹漸欲背準噶爾而自立一國準噶爾汗覺
其有異心賺至伊犁置地牢中數年始釋仍於伊犁禁

錮之和卓木墨特在伊犁生二子長曰布拉敦次日霍集占即回子所稱之大小和卓木也和卓木墨特死二子仍在伊犁乾隆二十年大兵平定伊犁將軍班第始將二子放回葉爾羌二人既歸其父之心腹黨羽及耆舊親故咸雲集嚮應椎牛宴會共相慶慰衆議大計布拉敦欲集各城聽候

大皇帝諭旨而霍集占不可以爾我弟兄被準噶爾禁錮歷有年所今始得歸故土若聽天朝諭旨必有一人召至北京以爲質與禁錮何異莫如守我險阻要害

之地與之抗拒中國兵不能來即來亦皆疲憊糧運不繼可一鼓而殲也且今準噶爾已滅偏處無強隣此天賜機會不可失也衆以爲然於是其伯克阿渾人等傳示各城愛曼整頓鞍馬器械均聽大小和卓木指麾各城數十萬回戶皆從之起事初布拉敦弟兄之歸自伊犁也素與有隙之回子庫車阿奇木伯克鄂對及其子鄂斯滿拜城阿奇木伯克噶達墨特及其子阿布都爾滿阿克蘇回子色提巴爾第及其弟阿克伯克等聞之大懼知其必加殘害棄家而逃往伊犁迎大兵投誠

西垣傳身錄卷之二
布拉敦弟兄既叛各城響應霍集占尤狡猾諸事皆聽其處置以庫車爲西入回疆之要路乃以其心腹回子阿布都克里木爲阿奇木伯克守庫車更益以精兵一千當是時也將軍兆惠方有事於伊犁微有風聞未得確信因遣領隊大臣伊敏圖領滿兵一百及鄂對噶達墨特等百人額魯特兵二千由莫勒土斯山徑前赴庫車以責徵糧草爲名體察情形至庫車之伯幾爾山見有殺死之回子三人皆係鄂對親屬鄂對大哭卽回告領隊大臣謂殺死回子三人係鄂對親眷今旣被殺則

庫車之從霍集占叛亂明確我等只有滿兵百人額魯特兵新附人心不一焉能與敵不如馳告將軍謀而後進乃爲萬全伊敏圖不從至庫車阿布都克里木遣人邀請入城鄂對噶達墨特力諫不聽二人復還伊犁額魯特兵二千人均知其詐不肯入城伊敏圖乃領滿兵百人入之須臾咸爲所殺事聞

上命將軍雅爾哈善統領滿漢官兵萬餘竝帶鄂對等由土魯番進兵攻取庫車月餘不下布拉敦弟兄聞警卽選精兵萬人最遠最準之贊巴拉烏鎗八千桿由阿

克蘇之戈壁捷徑而來與我兵遇於城南大戰一日賊大敗入城戮其精銳六千遂據城力守不復出戰其城依山岡用柳條土沙密築而成礮攻不入時綠營官兵有獻開掘地道計者將軍納之於城北一里外山岡下掘入已有羅城矣而將軍急於收功嚴令晝夜力掘回子瞥見地下燈光機遂泄露反使回人於城內用木板開斷歸路用水灌之千把十員兵六百皆死其中相持既久鄂對密白將軍目今攻城日久城內必不能支霍集占必棄城逃歸葉爾羌去去有路徑兩條一由城西

之渭干愛曼此地水淺人馬可渡渡河則得向阿克蘇之捷徑矣一由河色爾戈壁走阿克蘇大路必從北山口要路而過若於渭干愛曼及北山口各伏兵一千則布拉敦弟兄必成擒矣將軍不聽唯併力攻城一日日暮一索倫兵聞城中駝鳴似負重遠行之聲疑霍集占欲遁潛告將軍將軍笑而置之飲酒弈棋疎於防守是夜布拉敦弟兄率葉爾羌回衆開西門由北山口而遁我兵竟未之知霍集占奔至阿克蘇阿克蘇不納至烏什亦然乃狼狽歸葉爾羌次日庫車回子阿拉雜爾等

開城迎降將軍入城收回兵一千盡坑之留鄂對之子鄂斯滿攝庫車阿奇木伯克事務先是霍集占入庫車城怨鄂對之不附已也凡其親屬之未及逃者悉被夷戮其妻熱依木亦被獲霍集占欲納之熱依木不從因縛其二女一子擲城下撲殺之囚熱依木於高樓日加窘辱熱依木越城潛遁匿於阿克蘇地方庫車既降鄂斯滿手刃其仇三十餘人焉事聞

上震怒以雅爾哈善縱寇殺降收而誅之重命將軍兆惠副將軍富德自伊犁領兵進勦軍行甚速已抵阿克蘇步兵未到馬兵之健壯者二千餘人皆滿洲索倫勁旅將軍領之先進留副將軍催齊兵馬繼進將軍追至葉爾羌霍集占人衆數萬拒敵我兵人少馬乏不能取勝遂被圍於南山之下副將軍領兵後至去葉爾羌四站亦被圍兩軍阻隔三十餘日適戶部尙書果毅公阿里袞奉命從軍帶兵三百人途遇解送軍營之馬七百匹均驅之同行至被圍之所使解馬官兵驅馬於塵沙厚積之處往來馳驟煙埃大起乃領兵直衝賊壘聲言大兵三十萬卽刻到齊矣回衆望塵大亂副將

軍遂潰圍而出綠營官兵陸續漸集兵勢大振乃直趨葉爾羌南山將軍望見塵起遙聞鎗礮之聲知大兵已至卽合被圍之兵短刀步戰兩勢旣合內外夾攻霍集占敗入葉爾羌不出大兵復回阿克蘇屯劄時台卡已斷

上聞我兵被圍特發滿漢索倫察哈爾等勁旅迅速進勦諭旨嚴切官兵皆星馳而至會於阿克蘇將軍色提巴爾第守阿克蘇同副將軍富德尙書舒赫德阿里袞領兵進勦至喀什噶爾其地回子以城降留噶達

墨特守之霍集占聞知大兵勢盛喀什噶爾已降因攜其親黨數千棄葉爾羌逃往和闐葉爾羌回衆以城降將軍留鄂對守之復進至和闐霍集占猶背城一戰其最猛很之回酋阿布都克里木爲一索倫一箭殪之霍集占喪魄大敗而走和闐回衆以城降當是時也布拉敦弟兄勢窮力盡回疆無側足之地棄和闐而走巴達克山欲由巴達克山入溫都斯坦可以免禍而巴達克山之汗蘇爾坦沙恐取罪天朝阻之大戰布拉敦霍集占皆爲所殺以其首獻餘黨悉被擒獲將軍凱旋

西城圖志卷之二
至葉爾羌設防官兵定擬伯克均賦稅奏聞
上嘉悅晉爵一等公世襲副將軍一等侯世襲餘皆封
蔭有差封鄂對爲貝勒授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噶達墨
特爲一等輔國公授阿克蘇阿奇木伯克鄂斯滿爲二
等台吉授庫車阿奇木伯克其餘回酋封賞翎頂有差
巴達克山之汗及其頭目封賞尤隆當霍集占之叛也
布魯特之比阿其木率其十九愛曼人等拒霍集占大
戰至是授職散秩大臣賜之土地於是回部各城皆隸
職方矣

椿園氏曰霍集占以桀驁狂悖之資其不甘居人下
也審矣然殘忍好殺故一敗而不可收拾霍集占之
死至今已二十餘年矣情蘭回子到今思之往往流
涕蓋自其祖父已來小惠之及於回人者旣深且久
使其承先人之緒延攬回衆之心其跳梁更當何如
顧歸自伊犁之後大衆旣集遂肆其殘暴抉人目刖
人足剖人腹奪人妻女屠戮城村以致羣回失望漸
致乖離然猶能驅其黨羽與 天兵抗拒二年之久
始行撲滅曩時執事之臣不無縱敵遺殃之罪豈獨

西疆圖志卷之二
庫車之役任其竄逸而延害哉又聞霍集占至巴達
克山蘇爾坦沙已使其大頭目齋羊酒遠迎而霍集
占以其不親來怒殺其使故觸怒蘇爾坦沙弟兄一
時授首若然則其桀驁狂悖爲何如哉蓋亦天奪其
魄矣

烏什叛亂紀略

烏什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哈密回人也隨從之人皆
哈密回子俱係伊薩克之阿拉巴圖服役奔走任其意
之所爲不敢與較而回疆各城則不然其伯克皆係流

官所屬回戶等諸部民迴與哈密之主僕名分不同阿
布都拉習見哈密回子爲伊薩克驅策之處視同一例
加以性情暴戾鞭撻凌虐日以爲常且勒索多方貪婪
無厭其隨從之人尤爲恣橫烏什回子已不堪終日乃
辦事大臣蘇成糊塗淫酗而其子尤惡劣無知回子婦
女有姿色者不問何人皆喚入署內父子宣淫且令家
人兵丁裸逐以爲樂經旬累月始放出衙烏什回子久
欲寢其皮而食其肉矣時有小差役不過沿城遞送物
件耳奉差回子未知送至何所向阿奇木伯克請示阿

布都拉怒其唐突重責數十鞭回子無奈向印房章京請示又以爲越竄重責三十木棍以致羣回疑慮兼以夙恨遂謀作亂然亦僅三百餘人耳且事機顯露爲一回子所知奔告阿布都拉阿布都拉方飲酒以爲謠言惑衆叱逐之其夜三更時回衆亂作先將阿布都拉闔家殺死隨入署殺蘇成父子及家奴兵丁亦多遇害內地官兵及貿易人等殺之盡絕時最近之阿克蘇辦事大臣邊他哈聞變倉皇卽領回兵數百趨赴烏什烏什開城出迎邊他哈卽令放礮城門復閉是時城中作亂

之人不過四百餘皆閉戶家居不敢干預其事至此則羣起背叛共推阿喇布圖拉爲僞阿奇木伯克開城拒戰邊他哈大敗而走庫車大臣鄂寶領回兵往勦亦大敗而歸參贊大臣那世通聞變自喀什噶爾馳至伊犁將軍明瑞參贊大臣永貴領滿漢官兵一萬由穆肅爾達坂來諸軍會於烏什圍其城事聞邊他哈以失悞軍機正法那世通以他事誅 諭旨嚴切諸軍攻城不遺餘力賊攖城死守相持久之初烏什之亂也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貝勒鄂對之妻熱依木隨其子鄂斯滿住庫

車聞風卽親見庫車大臣以回子性情最好效尤旁人
作事烏什旣叛葉爾羌人戶尤衆且伯克阿渾中多不
知理之人難保無事夫鄂對性懦無斷恐爲衆所惑請
歸葉爾羌同鄂對料理大臣從之熱依木五日馳三千
餘里而至葉爾羌至則人情汹汹鄂對束手無策日夜
焦愁伯克阿渾等紛紛來告烏什之事熱依木含糊應
之約於明日飲酒議事衆至熱依木忽大怒曰汝等皆
無賴子受

大皇帝深恩得有今日共享太平之樂無有累卵之憂

今烏什叛逆立見夷滅而汝等乃欲從之真不忠不義
求死惟恐不速者也況吾力尙能誅殺汝等今日莫想
復出此門矣衆皆出於不意大驚各門均有守焉者倉
卒不知所爲乃羣起跪請曰吾等實無反心惟求阿噶
插保全之熱依木曰爾言不反誰則信之今爲汝等計
須將各家所藏器械一一交出則顯無反心之實矣衆
曰諾於是熱依木張筵大會復將利害之處詳明開導
溫言慰藉許以不死衆皆感泣復使歌舞之回婦回女
將伯克阿渾等勸之大醉而陰遣腹心回子將各家器

械查出呈送辦事大臣處收貯又將各家馬匹令人驅
至百里外深山之中牧放衆情既定鄂對日率伯克齊
集大臣署中一更始散地遂寧帖阿克蘇回子亦有觀
望思動意其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方入 覲回至
肅州聞風七日夜馳六千餘里入阿克蘇城回子乃不
敢動庫車阿奇木伯克鄂斯滿從辦事大臣鄂寶引兵
赴烏什城中不逞之徒亦思作亂賴有伊什罕伯克阿
拉雅爾稽查嚴密日帶衆伯克聚集大臣署前一更始
散遂得無事蓋回性多疑易蠱惑當無事時使其頭目

阿渾等連日聚會必生異議衆即附和而起否亦無他
伎倆也烏什之城南依山北臨大河自河至城半里許
皆林木森布隔河望城不見礮攻不入自四月至七月
未能成功一夜城中回子忽將林木盡行砍伐城池豁
然而出 大兵直進圍之樵汲路絕內自亂阿喇布圖
拉自殺 大兵遂拔其城
上以其人反覆盡誅之乃移參贊大臣駐其地徙各城
回戶以實之

椿園氏曰曲突徙薪不知其用焦頭爛額揖諸上賓

自古慨之矣夫鷹耳目之寄專城萬里之外上切君父之宸衷下屬地方之仰望責任亦綦重哉正宜勞心焦思竭力經營顧惟簞簋不飭爲所欲爲以狂妄爲瀟灑以遊戲爲才情視國家之事爲具文惟細人之環玩而卒蹈覆餗之羞身死名裂何足責焉然以一人起釁致累萬衆無遺非細故矣夫漢之任尙亦一時俊快之才徒以疾惡太嚴猶足致亂使西域諸國終漢之世而不復與中國通況么膺豎子市僧貪鄙之類哉慨然前車之鑑爲之嘆息

土爾扈特投誠紀略

土爾扈特之汗曰烏巴錫其高祖鄂岳奇爲準噶爾所逼率其部落投入鄂羅斯人戶微牲畜少鄂羅斯汗予之額濟爾地方恣其遊牧其中隔大河流浩瀚闊數十里兩岸地廣草肥乃分布散處於其間安居樂業自鄂岳奇傳至烏巴錫已七世矣歷一百七十餘年休養生息駝馬牛羊不可勝計人戶隨烏巴錫居於額滿爾河之南岸者四十六萬餘戶北岸所居鄂托克台吉管下人戶數亦相當乾隆二十年間 大兵掃蕩伊犁

其零星逃竄之都爾伯特懷特霍碩特及舍楞所領之額魯特人等均入鄂羅斯察罕汗悉安插於烏巴錫部下是為新土爾扈特鄂羅斯北隣控噶爾原係上國後察罕汗缺其貢獻與之構兵屢經大敗前後徵兵於土爾扈特死者亦七八萬至是復徵兵於土爾扈特土爾扈特各愛曼人人危懼烏巴錫計無所出其新屬之額魯特都爾伯特懷特霍碩特四種人原在伊犁之雅爾及哈喇沙拉等處遊牧其山川路徑皆所熟悉因以地之草肥水甘土田廣闊可以占據立業唆使烏巴錫攜

衆潛逃烏巴錫為其所惑遂與台吉喇嘛等密議定策約定北岸所居人戶於河冰凍結後渡河一同逃赴伊犁於是額魯特舍楞流言於衆曰察罕汗今又徵兵令十六歲以上者盡數赴敵是借征伐控噶爾為名欲殲滅我土爾扈特之意也計將安出衆人聞之家號戶啼人情汹汹烏巴錫見人心搖動遂集大小宰桑諭以逃走伊犁之利衆皆歡喜悉各整頓兵馬束載牲畜為遠行之計時乾隆三十五年天氣溫和十月中旬河冰不凍烏巴錫不能待河北人戶遂殺鄂羅斯匠役千人及

貿易人等攜所部之土爾扈特霍碩特懷特都爾伯特
額魯特人衆四十六萬餘戶於十月二十三日起程沿
途劫掠殘破鄂羅斯城池四處其察罕汗聞警使其濟
納拉喇領兵數萬追襲濟納拉喇彼國之將軍也而烏巴錫人衆已
逾坑格勒圖喇而南坑格勒圖喇鄂羅斯之卡倫已入中國地界濟
納拉喇乃引兵還烏巴錫既入中國乃由巴爾噶什淖
爾而進其間經過之戈壁五日雖有水泉寸草不生牲
畜倒斃無算行至青可斯察漢即哈薩克王阿布賴及
阿布爾比斯阿布爾班必管轄之境哈薩克人等既慮

擾其游牧又利土爾扈特之牲畜人口遂羣起劫奪日
日相持互有殺傷亦不能阻其前進轉擄得哈薩克人
口為之嚮導至克齊克玉子地方其人強橫近布魯特
習於戰鬪其二品頂翎侍衛職銜之哈薩克台吉額勒
里納拉里人明白為眾哈薩克所服聞知土爾扈特在
青可斯察汗打仗消息遂將附近人戶牲畜徙之遠處
親領精銳萬人出迎於克齊克玉子之要路屯劄一面
移會哈薩克欲布阿賴迎頭截殺而令鄂托克五處台
吉於中途四出邀集使其首尾不能相顧而哈薩克王

西州圖志卷之六
阿布賴已將土爾扈特棄鄂羅斯而來伊犁竝青可斯
察漢打仗情形日行八百里稟知伊犁將軍聽候指示
矣土爾扈特大眾俱集額勒里納拉里見其勢眾料難
阻攔而烏巴錫亦畏其精銳不敢輕進相持半月有餘
將軍諭到令哈薩克人等加意保護地方不許土爾扈
特在游牧之處穿走如有不馴卽行殺戮額勒里納拉
里見諭卽遣人告知烏巴錫烏巴錫與其台吉喇嘛計
議欲由哈拉他爾行走以其地之牲畜多水草盛搶劫
而至伊犁再看光景而額勒里納拉里堅執不從又相

持四五日適哈拉他爾人眾聞風亦各聚集多而且銳
一俟土爾扈特入境卽行打仗及伊犁將軍傳諭原委
烏巴錫等均已知覺計出無奈遂與額勒里納拉里講
和向沙喇伯可而進而額勒里納拉里所領克齊克玉
子及哈拉他爾之人出其不意從中截斷肆行劫掠土
爾扈特死者無算行至沙喇伯可南界與布魯特地界
相連布魯特聞之人各喜躍相慶以爲天賜聚集十餘
萬騎星飛雲擁烏巴錫避入沙喇伯可北界之戈壁而
千餘里之戈壁滴水寸草皆無時際三月天氣溫暖人

皆取馬牛之血而飲瘟疫大作病疾相傳死者三十萬人牲畜十存三四經十餘日狼狽逃出而布魯特久候於戈壁之外或前或後或聚或散日夜追殺搶奪被劫之男婦子女牲畜什物數倍於哈薩克直至他木哈地方與內地卡倫相近布魯特始斂兵退烏巴錫至他木哈猶有男婦大小人口二十七萬將軍遣侍衛普濟保察哈爾領隊大臣納旺散秩大臣額魯特碩通滿洲協領全鑑巴虎佐領呼圖克前往問其來意烏巴錫與其台吉喇嘛計議六七日始定以投誠

大皇帝爲詞乃引烏巴錫謁見將軍因獻玉器自鳴時刻表定宣窯器自來火烏鎗拉古爾木椀金錢等物並獻伊祖所受明永樂八年漢篆勅封玉印一顆於是將軍盡將其眾措置於伊犁事 聞奉 旨差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等帶領土爾扈特汗烏巴錫及其台吉頭目赴熱河引 見於是烏巴錫等十三人馳赴熱河行在瞻仰 天顏

上悅封烏巴錫爲土爾扈特部落卓里克圖汗策伯克多爾濟爲布彥圖親王舍楞爲新入土爾扈特之額魯

西塘臣金元一
特等部落畢里克圖郡王班巴爾爲畢錫勒爾圖郡王
功格爲霍碩特部落圖薩圖貝勒莫們圖爲濟爾噶爾
貝勒旺淡沙喇叩肯克布騰葉勒木丕爾額魯根烏巴
洗俱爲貝子拜濟呼爲輔國公開海博爾哈什哈爲一
等台吉以上均爲扎薩克扎薩克者各食俸薪不相統
屬其餘大頭目三十人均受封一二三等台吉均歸伊
犁將軍管轄令各歸部落俱賞給土地令其遊牧乾隆
三十八年烏巴錫莫們圖皆移於著勒土斯四十年烏
巴錫病故其子策璘納木扎爾承襲其汗時年八歲

椿園氏曰大而國與天下細而身家與小人謀事未
有不僨者小人近而習善承意旨因而施其伎倆以
便其私圖久則愚而弄之如玩木偶然昏昧之夫猶
謂能察善惡謂然以智謀自矜卒蹈滅亡而不知
悟千古以來如一丘之貉可慨也夫土爾扈特之在
當日竄身無所鄂羅斯與之額濟爾肥沃之地得以
休養生息譬如鳥焉卵而翼之矣安享幾二百年傳
至烏巴錫擁衆百萬牲畜滿野鄂羅斯遇有危難卽
匍匐救之亦義不容辭顧聽舍楞之邪說而包藏禍

心欲占中國之疆界棄久安之業逞不測之謀涉沙
積不毛之地履虎狼殘暴之鄉以致種類幾無孑遺
豈獨其謀之不臧抑亦天厭之矣彼舍楞以狡狴之
資為阿睦爾薩納之心腹不必懷思故土且不知其
所畜何心烏巴錫年少易惑遂為所愚借其力以成
己之私嗚呼有國家者可與小人謀事乎哉

西域聞見錄卷六

西域聞見錄卷七

回疆風土記

天時

京師望北斗偏直北西域望北斗轉少北而偏西一日
則見月如線而鉤地勢高星光燦爛如垂
春夏多風但不致揚沙拔木耳楊柳桃杏梨李蘋婆諸
樹率驗之以風風則開花鮮豔結實茂密每風一次枝
葉繁盛一次漸次濃陰鋪地矣風後綠霧淨澈如久雨
初霽切不可雨雨固不多有倘花葉正放時點雨著瓣

花輒枯萎雨微成陣則滿樹花似油烹一年之碩果無
存矣

土宜

地肥煖秋麥多農功既畢放水入池謂之澆冬水來春
水潤可早布種而回人之種恬瓜與稼穡等或圓或長
赤白黃綠色不同而種亦別夏秋之間有入回子村落
者無不以瓜爲敬也

百穀皆可種植而以小麥爲細糧粳棉次之大麥糜子
用以燒酒及充牲畜棧豆而已餘如豆粟芝蔴蔬菜瓜
茄之類無不可以成熟回民不知食用故不多種荒草
湖灘每於春融冰解時引水入池微乾則耕犁播種苗
生數寸又放水灌溉之嘉禾與惡草同生不加芸鋤且
云草生茂盛禾苗得以乘涼其愚而可笑如此最忌春
寒寒則雪水來遲播穀失時自下種以迄刈穫皆資山
泉水潤以秀以實但不宜雨雨少不過減收雨多則地
起鹹鹵告登無望矣

風俗

回民過年之前一月卽把齋起凡男女十歲以上皆於

黎明後不得飲食甚者津液亦不敢下嚥方為善把稱人以把日落星全方恣意飲啖但不得飲酒近婦人日把謂此夜禮拜男女悉以淨水徧身澆灌而後行禮毛喇阿渾等禁忌尤為繁瑣至次月初一或初二總以望見新月如鈞則開齋過年矣回語謂之入則

開齋之日竟夜鼓吹至辰刻其阿奇木伯克鮮衣怒馬金絲黃阿渾帽駝馬皆飾以錦鞍各五七對旗幟鼓樂海蘭達爾歌舞紛紜前導伯克阿渾等皆白圓帽圍隨左右其阿奇木之心腹人等控弦操槩披甲護衛一同

入禮拜寺諷經合城男女皆新衣喧闐街巷羣瞻阿奇木威儀禮拜畢均隨入阿奇木家拜年阿奇木勞以牛羊之肉葡萄之酒男女跳舞歌唱鬪飲盡歡而散謂之入則愛伊諦未歸王化以前是日之阿奇木伯克入寺禮拜畢即有阿渾等議其賢否以為賢則留之以為某事無道某某事尤無道則與回衆廢而殺之以故阿奇木多擁兵自衛今雖不敢擅而兵仗尚沿其舊是日回人之拜答飲宴亦猶中國之元旦也入則愛伊諦後數十日其阿奇木又復儀仗入寺通城

喧樂謂之因魯班愛伊諾

又數十日回子赴素所信奉之人墳墓禮拜諷經多於頸項咽喉間用刀透穿其皮以布縷穿之血流徧體云以其身祭神靈也謂之烏蘇爾

又數十日回子老少男女鮮衣修飾帽上各簪紙花一枝於城外極高之處婦女登眺男子馳馬較射鼓樂歌舞飲酒酣眺盡日而散謂之努魯斯

回地各城均於城東架木爲高臺每於申未酉初於其上鼓吹送日西入宅喇阿渾人等西向禮拜諷經謂之

納馬茲其納馬茲均於日將出日將入及五鼓竝已未等時日凡五次率以爲常遇有吉凶軍旅迎送太僚亦於其上鼓吹蓋曉諭回鄉之號令也

夏初桑椹熟回人取以釀酒家各數石男女於樹陰草地或果木園中歡然聚飲酣歌醉舞徹夜通宵從此所遇皆醉回子矣桃熟亦可釀酒味微酸秋深葡萄熟釀酒極佳饒有風味餘時唯有大麥糜子燒酒而已其釀法納果於瓮覆蓋數日待果爛發後取以燒酒一切無需於麴蘖均謂之阿拉克。磨糜爲酒渾似米泔微酸無酒之氣亦不能醉人謂之色克遜回人喜飲之能愈痢奇驗

回子無姓氏宗譜父兄諸舅皆哥呼之弟姪甥婿皆弟

呼之同一謂之親戚惟父子尙知敬愛餘皆平等而已
男女無別除生己之母己生之女外皆可苟合亦可公
然婚配或曰共乳者不得媾接間亦有之

回人婚娶兩家意合男家饋送牛羊布匹邀請親戚更
求阿渾數人同赴女家議婚念經爲定至婚期女家或
父或兄一人抱新婦同騎馬上以帕蓋面鼓吹導引送
至夫家凡回女皆垂髮辮數十嫁後一月則梳髮後垂
以紅絲爲絡寬六七寸長三四尺其雙岐拖地處仍結
紅絲數寸成穗富者上綴細珠寶石珊瑚等物囊髮垂

後謂之恰齊把克小戶貧回及有孝服者其恰齊把克
或用藍或用綠男女入室後皆以清水徧身澆洗

回民禁忌猪肉最嚴凡驢狗虎豹肉及牲畜自斃苟非
其人宰殺去血淨者悉不食

人死則海蘭達爾數人在屋上同聲喊叫念經其家皆
白布爲冠謂之挂季死之日或次日卽昇之郊外瘞之
無棺槨衣衾唯白布纏尸而已所屬親戚往弔念經各
以所有盡力資助旣葬請阿渾人等念經凡親戚之所
資助及死者所遺衣物盡散於衆以邀冥福以冥福之

厚薄在物散之多寡也子爲父母妻爲夫及兄弟親戚皆挂孝四十日而除

回男不蓄髮辮不剃髭鬚惟剪唇鬚便於飲食生子五六歲其父母邀請阿渾念經以刀挑斷勢皮十四五六歲初知人道卽聚羣童於樹林中使與牝驢交媾再長則覓婦女爲朶斯朶斯者相交好也

衣皆大領窄袖男左衽女厥前襟內襯衫襖及膝女帽冬夏皆用皮而插鳥翼於前以爲觀美男帽冬用皮夏用綢綾猩氈爲頂倭緞爲翅高五六寸前後尖翅亦各

長五六寸男翅兩平女帽後翅少垂頂上皆起金綫爲花牛羊之革爲鞞爲履朱色其履木根二寸女履有前無後夏日跣足取之益西有高五六寸者阿渾帽簷白布爲之中填棉絮高厚各五六寸有一種瓜名回回帽形頗似之

回子見人無跪拜之禮凡遇尊長及其頭目交手當胸而頓其首謂之阿斯拉木唯納馬茲則始跪拜婦人亦阿斯拉木而長上與幼輩相見不論男女皆以接唇爲禮歸化以來見中國官長亦皆跪拜請安謂敬之如天

日神人也

回子墳多如棺木之形富厚者或圓形或開穴或綠琉璃為飾多在路兩旁謂往來人多為之念經祈冥福也

回人喜畜鷓少有之家即有鷓一二架或至二三十架鷓捷而鷲狼狐黃羊之屬遇之無得脫者弓矢非所長也以大頭短棒拋擲擊兔一發而斃之亦回人絕技無量衡糧穀少者以回帽量多者以他噶爾計算他噶爾者小布袋也大者為帕他嗎回子秤兩端置物均勻

則兌換謂之輒勒克

回子宴會總以多殺牲畜為敬駝馬牛均為上品羊或至數百隻各色瓜果冰糖塔兒糖油香以及燒煮各肉大餅小點餠飪蒸飯之屬貯以錫銅木盤紛紜前列聽便取食樂器雜奏歌舞喧譁羣回拍手以應其節總以極醉為度有連宵達旦醉而醒醒而復醉者所陳食品客或散給於人或宴罷攜之而去則主人大喜以為盡歡

回樂以鼓為主鼓大小數面鞞笳木管皆八孔洋琴五

西垣置身金名一
十餘弦瑚拍七弦鐵弦四皮弦二絲弦一胡琴大小四
張聲音抑揚高下隨鼓起落而歌舞之節奏盤旋亦以
鼓爲則嘈雜淆亂之中按之悉有宮商之義大抵皆秦
音之變調也

無正朔以望見新月爲月初三十日爲一月無小建十
二月爲一年無閏然算其一歲之終皆三百六十四日
其實皆以八柵爾計算每七日八柵爾一次每八柵爾
五十二次爲一年以故三百六十四日也其紀歲月日
時皆有地支而無天干

回屋聚土爲牆纍厚三四尺以白楊胡桐之木橫布其
上施葦敷泥遂成室宇或爲樓厚七八尺有奇穴牆爲
竈直達屋頂寬尺餘高二三尺與地平置木火其中以
禦冬寒謂之務恰克穴牆爲洞寬長不一以藏物件謂
之務油克屋頂開天窗一二處以納陽光謂之通溜克
屋頂正平人可於其上往來且爲晒曝糧果之地其屋
牆厚頂輕不慮傾圯雨少不畏滲漏富者多於屋內雕
泥爲花草字畫飾以灰粉細而堅頗見工巧亦有施金
碧者涉俗矣屋傍例有園池廣植花果開伯斯塘以避

夏暑同人以樓高爲貴有三四上者樓亦有倣蒙古包形者有方者地基少寬必作禮拜寺以便納馬茲墳地上亦多有納馬茲之所言鬼亦納馬茲也夫婦不和隨時皆可離異回語謂之揚土爾妻棄其夫者不許動室中一芥夫棄其妻者家中所有任妻取攜子女亦各分認夫得男妻得女離異一年之中其妻或生子女夫可承認逾年則謂不相干涉矣往往有離異數年更數夫而仍歸前夫者又有歷數年更數夫而猶與往來者

物產

沙棗形類棗色金黃花葉作金銀箔色肉似細沙味甘回人取以釀酒

胡桐譯言柴也其樹徧滿沙灘或數十里成林而橫斜曲側不任器用間有端直者亦不堅實回人呼之胡桐言僅可取作燒柴而已夏日炎蒸其津液自樹杪流出凝如琥珀者爲胡桐淚自樹身流出色白如粉者名胡桐嫌

割答堅如石青黃赤白綠黑色不一大小亦不齊生牛

馬腹中亦有生蜥蜴尾根及野豬頭腹中者尤良回人祈雨則以柳條繫之置淨水中卽雨祈風則囊之懸馬尾上祈陰則囊之腰橐各有所祈之呪莫不響應回人及土爾扈特額魯特多於夏日長行用以辟暑用之謂之下窩答喇嘛下之尤速

雪蓮花雪蟾雪蛆皆生雪山之深雪中蓮尤多而易得喀什噶爾雪雞羣飛極肥美而性燥

夏草冬蟲生雪山中夏則葉岐出類韭根如朽木凌冬葉乾則根蠕動化爲蟲入藥極熱

岔口小鳥也全似鶉而嘴爪皆紅生冰山中千百爲羣卵遺冰上極寒之時卵自綻裂有鳥飛出矣

哈密瓜有十數種綠皮綠瓢而清脆如梨甘芳似醴者爲最上圓扁如阿渾帽形白瓢者次之綠者爲上皮淡白多綠斑點瓢紅黃色者爲下然可致遠久藏回子謂之冬瓜可收至次年二月餘宜旋摘旋食不能久留

骨岔鷗之黑而大者高二三尺不等翎健多力回地深山中所生惟巴達克山益西黑鷗尤大而猛鷺飛則兩翼垂雲宿山嶺高如駝象所過之處人皆避屋中往往

攬去牛馬翅翎墜地長輒八九尺或丈餘

丕雅斯類野蒜頭大如雞子葉似葱而不中空味辛甘
肅人呼爲沙葱回人嗜之

沙竹似葦而無節實心爲用甚多

集吉草勁直光潔極堅綿屈之不折可作箸

地多蛇蠍大麥熟時蝎螫人手指往往不救得中國之
太乙紫金錠敷之卽愈奇驗

八叉蟲新疆在在有之形類土蜘蛛色褐而圓八爪微
短紫口口有四岐嚙鐵有聲徧身黃綠爲章皮裏通明

如繭蠶生濕地溝渠及人家多年土壁中大者如雞子
小者如胡桃每大風則出穴逐風而行入人屋宇行急
如飛怒則八足聳立逐人尋常於人身上往來切不可
動聽其自去亦竟無恙倘少動觸之輒噬人最爲毒惡
痛徹心髓須臾不救通身潰爛而死如噬人輕卽取其
蟲碎之尚無大害若噬人時吐白絲於瘡口或噬人後
走向水中呼吸則人必死矣或曰茜草搗汁服之竝敷
瘡口可愈究之中其毒而能生者百無一二回子云唯
求阿渾誦經可活然吾嘗聞回子有被毒者皆請阿渾

百城圖身錄卷一
誦經乃經未終而其人已終矣

野馬駝騾邊外皆有深山戈壁之中往往成群而野牛尤矯健多力最爲猛很人取之一鎗不中卽被其害又一種大頭羊長角而盤生肉粗劣皮則溫暖回人多以爲衣

豺狼生回地深山中高尺餘長只三尺形全似狼百十爲羣行列整肅如人之圍獵遇野牲則羣起而噬之無得脫者人或於山巖幽隱之處用烏鎗擊殺一二彼皆羣聚零星分散銜之而去不使人得骸骨焉山有此狼

虎亦遠徙很獸也

野羊生回地深林叢葦之中色青白毛長被體大如驢面似人形頰下鬚長六七寸亦類人之落腮鬚回人謂其神靈不敢殺之也

回地松仁出於外藩皮似柰肉碧綠甜而微腥無松仁氣味也

帕拉聘草根也全似三七但色藍或黑出溫都斯坦回人多往採取重價貨於回城陰冷痼疾服之立愈然未達弗敢嘗也

伊犁烏魯木齊之間有壓油鳥大如雞雜色正黑肥則
集人屋宇或院落中唧唧哀鳴招之輒集於肩袖捉而
急握之油自其糞門出油盡仍縱之去古云壓油之鳥
以石壓之取油仍能飛去卽此類也歟

雜錄

穆肅爾譯言冰達坂譯言山穆肅爾達坂譯言冰山也
在伊犁烏什之間爲南北兩路緊要必由之孔道其北
爲克噶察哈爾海台南爲他木哈他什台兩台相距百
二十里中卽冰山由克噶察哈爾台南行有雪海一望

無際冬雪極深夏亦冰雪泥淖人畜皆於山坡側嶺辛
腸曲徑而過失足落海中則杳然沈墜不復可見過此
二十里卽冰山矣無土沙無草木在在皆冰冰之厚薄
初不知其幾何尋丈層巒疊嶂千仞攢空巉巖如嵩華
者皆冰也裂隙處下視正黑不見其底水流之聲淞泮
如雷鳴人聚駝馬之骨橫布其上乃可置足陡絕處亦
鑿有冰磴陟降攀援滑聿萬狀跬步不謹輒落冰澗中
時聞冰裂其聲琅然山谷相應經其地者人畜魚貫而
行莫不惴慄冰上皆石塊石子小者如拳如栗大者如

屋如樓往往有數丈大石惟徑尺冰柱支撐而立人必於其下往來設中途日暮暗不能行須擇穩厚大石伏於其上夜靜聞有如鉦鐃鐘鼓之聲絲竹管絃之奏通宵聒耳則遠近冰裂之繁響也其冰亦長落無常時或突起則高三五百丈或時沈陷則下三五百丈道路亦無一定之所有神獸一非狼非狐每晨視其蹤之所往踐而循之必無差謬有神鷹一大如鷓鴣色青白或有迷失路徑者輒聞鷹鳴尋聲而往即歸正路益西山峯轟起林立如筍望之深青不可登陟矣八十里之他木哈

他什台河流浩瀚即冰山下湧出之水也東南長流五千餘里支分派別盡歸賀卜諾爾即星宿海自他木哈他什台南行四日皆戈壁無水草近台八九十里大石嶙峋徧滿路衢牲畜皆於石隙置足每歲烏什參贊大臣遣官致祭冰山一次祭文由禮部頒出岔口烏即產於此

山

烏魯木齊之布爾噶布拉克台站之西三十里有地一段周百餘里中皆飛灰置物於中則燄起頃刻灰盡擲以石則黑煙暴起良久方定冬雪盈丈而此地無雪俗

謂之火燄飛鳥亦不敢過

烏魯木齊伊犁之界有地一段圍九十餘里望之雪白
土似嫌鹵雨後堅實擲大石於中如執木擊鐵人牲誤
入之者數武之外卽沈陷滅頂杳不復見俗謂之灰陷
舒爾漢風雪之謂也邊外北路皆有之伊犁哈布他海
山西北徑過馬行兩晝夜中有花牛一隻小於常牛見
則舒爾漢起急風大雪旋轉漫天非尋常可比人畜遭
之十存一二額魯特呼之爲阿爾布圖呼爾譯言花牛
犢也至其地則虔誠祭禱而後行俗謂之風戈壁

闢展東之三間房十三間房布幹台皆大風之處凡風
起皆自西北來先有聲如地震瞬息風至屋頂多被掀
去卵大石子飛舞滿空千斤之重載車輛一經吹倒則
所載之物皆零星吹散車亦飛去獨行之人畜有吹去
數十百里之外者有竟無蹤影者其風春夏最多秋冬
絕少山皆綠石似玉多匾長之形擊之作磬聲山上沙
石爲怪風之所簸揚皆散漫成堆突兀怪惡不復成山
形矣每晨起視南北兩山清朗無塵是日必無風如青
霧漫漫兩山不見是日必有大風必不可行

回疆有柳樹泉一一在陽薩爾軍台之東十里老柳二
株根圍各三四十步旁枝披蔭千年之神物也其一根
下出泉成潭其一根木上有孔如孟泉水湧出清冽迥
別深二十餘丈一在烏什城南五里柳樹五七人合抱
周圍百餘步柳條中有泉水涌溢而出回子皆呼之爲
哈喇插起譯言靈泉也多水則歲豐少則歲歉甘則太
平苦則災禱

回字如鳥跡如蝌蚪橫讀而連斷處尤不易辨字頭二
十九通曉字頭遂無疑字回童能書記者謂之毛喇通

其文義爲衆所服者謂之阿渾亦有大小之區別敬信
不明理處亦猶額魯特之於喇嘛也回人遇有疑難皆
問阿渾卽男婚女嫁亦所主持雖有謬誤亦不怨悔也
尤可笑者鄉愚小回忘其生辰問之阿渾告以一月日
日久復忘再問阿渾阿渾亦忘前言另告一月日卽信
之也

回人文字有醫藥之書有占卜之書有堪輿之書有前
代紀載之書有各國山川風土之書其說以天高覆我
地厚載我日月明以照我皆當禮拜戒貪淫殘詐尙敬

謹敦厚正人之氣不散死而為神靈講性命清淨之理
大旨宗諸釋氏而得其糟粕亦非無至理無如其阿渾
人等陋習相沿已久曉然通暢者實難其人多如內地
之腐爛冬烘蠱惑愚回騙取財物殊堪太息耳

回部大頭目謂之阿奇木伯克最為尊貴生殺子奪惟
其所為次則伊什罕伯克亦有統領之貴伊什罕又其
作伊沙噶其餘各有職掌掌田賦曰噶雜那齊掌買賣田宅平爭訟
收租稅曰密圖瓦里整飭回教曰摩提沙布管兵馬冊
籍遞送公文曰都管理刑名曰海子又作
哈子導水利曰密

拉布平市價曰巴濟格爾管營造曰訥克布分領衆回
頭目曰明司徵比曰阿爾把布權商稅曰克勒克雅拉
克掌經典曰雜布提摩克塔布供芻糧路費曰什呼爾
典園林果蔬曰巴克麻塔爾警斥堠曰達魯罕巡邏偵
緝及主守罪人白帕提沙布平治道途曰塞衣得里小
回亦皆敬禮凡伯克皆有小回子為其家服役如奴僕
自百戶至二三戶不等謂之煙齊其銜之大者皆由烏
什參贊大臣定擬奏請生殺子奪阿奇木不得專主之
矣村落謂之愛曼各有王子伯克一員司其丁糧差徭

又有叩克巴什一名管理耕種

伯克之妻回子稱之爲阿葛插無大小嫡庶之別

戈壁大站乏水泉最爲行旅之累回疆大伯克多於適中之地蓋造房舍設立回子二三戶或五六戶給以養贍之資使其設法開渠引水以利濟行人謂之亮噶爾內地商民訛呼爲闌干兒

海蘭達爾有如內地之香火道人而娶妻子與回子同但留髮作二辮耳衣衲紅藍相間帽高頂無翅每逢八柵爾之期或回子年節輒聚數十百人擊鼓跳舞歌

唱喊叫或在八柵爾上或入回子之家募化錢米衣物回子無不樂施人死則升亡人屋上念經譯其詞曰有生則必有死今此人既先死凡未死者都應當來哭泣止此數語反覆叫念竟日其居常之納馬茲則以夜半所誦之詞語回子亦不解矣

日中之市謂之八柵爾每七日一集五方之貨服食所需均於八柵爾交易銀貴中國之元寶散塊小錠則謂有僞贗焉

回子寢疾臥病饒裕者多殺牛羊分散海蘭達爾及貧

苦小回以祈福力亦求阿渾用藥藥多用大黃附子往
往殺人

小兒亦出痘輕而易過百中或損一亦從無回子麻面
者倘出痘者多則避於深山極寒之地可免

遠鄉小回遇有疾病必向河中沐浴冬夏皆然燥結之
症亦於河中灌洗穀道納葫蘆柄於其中藉水出入探
動以求通利焉

回地空野中多土堡似樓而牆壁堅厚高三四尺據云
準噶爾時額魯特常來騷擾或三五為羣或數十為羣

突至回地搶奪牲畜姦淫婦女不如意即肆殘殺故
少殷實之回子皆有土堡有額魯特來則人避於上牲
畜匿於下緊閉其實而守之亦有矯健回子轉將額魯
特殺死亦無人查究然吾知回子之畏額魯特如犬之
畏虎鼠之畏貓築堡避守則不妄而轉殺之說未必然
矣

回子地牢乃掘地為池方深二丈餘以草木泥土厚覆
之開一竅於上回子有罪則置於內污穢不堪坐臥日
給飲食逃亡被獲者則用大木一段鑿孔納足於中四

圍釘固不得屈伸小罪則立而撻其背婦女亦然
額魯特土爾扈特人等遇大山則祭之或插箭一枝於
地或擲財物少許謂之祭鄂博

回子性多疑人言皆不甚取信多詐其言亦不可深信
其頭目尤甚待之以禮則慢謂人之畏己也待之以嚴
厲又內懼而不自安待之以法惟日簡傲加之而時施
以小惠庶幾生其畏敬知自私自利而不知下人艱苦
欺下凌弱其陋習然也回子與回子比肩則各不相下
遇事拗軋故爲勃谿漸成讐隙因而不共戴天

椿園氏曰吾歷回疆而知聖道之大 王教之宏也
回地當準噶爾橫肆之時聞於秋成之後輒遣人向
回城徵收賦稅每回男一人謂之一戶每戶於八柵
爾一次交布一匹或羊皮數張或捨狒狒皮一張通
年計算逐次索取所種米穀菽麥眼同收刈先與平
分而後用十分取一之法重徵糧稅差來之頭目人
等日奉以酒肉婦女去仍多索贖遺少不如意輒縱
其從人恣行搶掠故至今鄉曲小回猶有埋藏米穀
財物於地下者尙用曩時之故智殊可笑而可憫也

我

皇上平定準夷救人於水火之中盡登諸衽席之上
裨各回城愛曼比戶可封優游卒歲樂郊樂土永戴
堯天猗歟盛哉蔑以加矣

西域圖志卷七

西域圖志卷八

新疆道里表

軍臺道里表

椿園氏曰荒陬絕徼之區地無文物之盛人非禮讓
之倫其俗陋不可以風其事不足以傳君子在所
不取應亦鄙之而不屑道其說固然然亦非大方之
通論也夫新臺蔓草衛鄭不遺弒父弒君春秋編紀
惟其有教是以有則然而世變風移之會亦從違參
半尚何責於殊方絕域之地哉夫楛矢來於肅慎萍

實浮諸海隅爰居商羊見而知名苟非載籍極博寧
由悟入誌其俗可以知其變誌其產可以備其物誌
其山川道里可以知其扼要情形切目前之實錄補
博望之後編未必非淹洽君子之一助也

嘉峪關西至哈密 一千四百七十里

- 四十里雙井子
- 五十里惠回堡
- 七十里赤金湖
- 四十里赤金峽

- 三十里沙井子
- 三十里玉門縣
- 五十里三道溝
- 五十里八道溝
- 四十里卜隆吉
- 三十里雙塔堡
- 六十里小灣
- 七十里安西州
- 九十里白墩子

七十里紅柳園 又稱紅柳峽

八十里大泉

七十里馬連井子

八十里猩猩峽

九十里沙泉子

八十里苦水

一百四十里格子煙墩

七十里長流水

七十里黃蘆崗

七十里哈密

哈密西 至關展九百十里

六十里頭堡

六十里三堡

七十里鴨子泉

八十里瞭墩

四十里助巴泉

六十里陶賴泉

一百四十里梧桐窩

西域圖志卷之六

一百二十里鹽池

一百八十里七克騰木

五十里蘇魯圖

四十里關展

哈密北 至巴里坤三百三十里

一百十里南山口

七十里松樹塘

八十里奎素

七十里巴里坤

關展西 至土爾番二百四十里

一百二十里陸布沁

五十里哈拉火卓

七十里土爾番

土爾番西 至哈喇沙拉八百九十里

七十里布幹

六十里托克遜

九十里蘇巴什

六十里阿哈拉布拉克

西域圖志卷之六

西域圖志卷之二

一百八十里朱木石阿哈馬

二百四十里烏什他拉

一百里特伯爾古

九十里開都河北岸即哈喇沙拉之城也

土爾番北 至烏魯木齊四百九十里

五十里根忒克

一百里哈必爾漢布拉克

一百十里哈拉巴爾噶遜

一百十里昂吉爾圖淖爾

一百二十里鄂綸拜興即烏魯木齊之城也

哈喇沙拉西 至庫車九百六十里

九十里哈爾哈愛曼

六十里庫爾勒

七十里哈拉布拉克

一百里庫爾楚

一百六十里策大雅爾

六十里陽薩爾

一百里布古爾

西域圖志卷之二

臣等謹將金匱

一百里阿拉巴特

一百六十里托和柰

六十里庫車

庫車西 至阿克蘇六百九十里

一百六十里河色爾

四十里賽生水

八十里拜

九十里雅爾幹

四十里雅爾哈里克

一百二十里哈拉王爾衮

八十里扎木

八十里阿克蘇

阿克蘇西 至葉爾羌一千三百五里

八十里愛扈爾

六十里養阿里克

一百里都奇特

六十里伊拉堵

五十五里烏爾土斯克滿

臣等謹將

西域圖志卷之二

四十里亨阿拉克

五十里庫庫車

八十里巴爾楚克

八十里折克得里克托海

七十里賽爾姑努斯

七十里必撒克抵

六十里阿克撒克瑪拉爾

六十里阿朗個爾

七十里邁拉特

七十里賴里克

九十里愛吉特虎

七十里卽葉爾羌回城也

阿克蘇北 至伊犁九百七十里

八十里札木

一百二十里特克和樂

四十里和洛伙羅克

八十里圖巴拉克

八十里胡斯圖托海

西域圖志卷之二

七

七十里他木哈他什

一百二十里噶克察哈爾海

八十里沙土阿滿

七十里特可斯

六十里伊什噶爾地

一百十里吉林遮克得

四十里遮林得即伊犁城也

阿克蘇西南 至烏什二百四十里

一百二十里遮爾格吉克得

一百二十里烏什

葉爾羌西 至喀什噶爾四百二十里

五十里給拉古札什

七十五里戈壁腰站

七十五里河色爾察木龍

五十里扎布拉克

八十里庫森塔斯渾

九十里喀什噶爾回城也

葉爾羌南 至和闐六百七十里

西域圖志卷八

七十里波斯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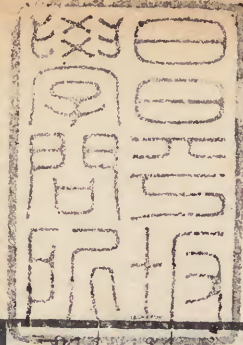
一百十里洛河亮噶爾

一百八十里僱馬台

九十里恭得里克

九十里扁爾滿

一百十里哈克哈什即和闐之城也



西域圖志卷八

西域圖志

